

榕树下网络文学书系

知识出版社

HTTP://WWW.RONGSHU.COM

瞬间空白

<http://www.rongshu.com>

安妮宝贝 著



网络文章

独家授权

榕树下网络文学书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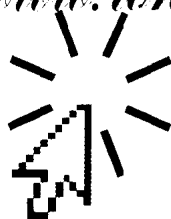
知识出版社

HTTP://WWW.RONGSHU.COM

瞬间空白

<http://www.rongshu.com>

安妮宝贝 著



网络文章

独家授权

总编辑：徐惟诚 社 长：田胜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瞬间空白/安妮宝贝著. - 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01.1

(榕树下网络文学书系)

ISBN 7-5015-2787-3

I. 瞬… II. 安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0087 号

责任编辑：于瑞玺

封面设计：宁财神

责任印制：张京华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: 100037 电话: 010-68343259)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14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

印数: 21001 - 26000 册

ISBN 7-5015-2787-3/I·224

定价: 20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空城/1
爱情理想/19
英俊男人/23
永远有多远/25
居住在深海的男人/29
漂亮女孩/36
一个游戏/40
玫瑰尸体/58
沧海蝴蝶/61
《她比烟花寂寞》/66
《物质生活》/71
瞬间空白/75
如风/97
小乖/104
爱尔兰音乐/107
末世爱情/110
邂逅巨蟹座女子/119
网络上的陌生人/126



瞬间空白

BABY

告别薇安/131

七月和安生(一)/153

七月和安生(二)/180

七年/190

暖暖/207

抽烟,伤口以及纪念/224

隐忍的方式/228

电台 DJ:我是陆悦农/232

纯蓝的天空在别处/242

《投向分裂的怀抱》/251

午夜飞行/263

小镇生活/278

呼吸/312

疼/324

杀/330

交换/334

最后约期/338

空 城

清晨七点的时候，火车缓缓进入异乡的站台。

这是终点站。人群拥挤地流向出口。她把自己的行李慢慢地拖出来。下车之前，掏出镜子，在有点苍白的嘴唇上抹了一层单薄的玫瑰油，她看到自己眼睛中的沉静和疲惫。

整个夜晚，在卧铺上不断地醒过来。每一次停靠在不知地名的站台，她睁开眼睛就会看到玻璃窗外荒凉的白色灯光。一共是 16 个小时的旅程，卧铺的票价和一张机票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。但是这是一个没有目的旅行，虽然她要经过 3 个城市。她需要的，仅仅是这段旅程的本身，在路上的感觉。

半夜的时候，火车停留在镇江，人声鼎沸。车厢里一片漆黑，听到隐约的鼾声。

她突然看到他的脸。很久，她的心里已没有任何关于他的线索，那里已经是空旷的雪后原野。但是看到他的脸，带着熟悉的气息，寂静地俯向她。她抬起手，想抚摸他的眼睛。手在黑暗中凝固成孤独的姿势。发现自己是清醒的，并且浑身是汗。

粘湿冰凉的汗水把头发贴在了脖子上。这是他的城市。她从没有去过这个小城。

这里曾经有他的爱情。她回想着他脸上她熟悉的那种神情。突然发现，原来自己从不曾遗忘。

原来他只是缩小成了心上一条短短的纹路。只是无法回复平整。铃声之后，火车又摇晃着驶向寂静黑暗的远方田野。

她散着头发从中铺爬下来，沿着窄窄的走道，走到尽头的盥洗室。她用冷水把毛巾淋湿，然后盖在脸上。明亮的灯光下，镜中的脸像一朵疲惫的花。

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心里浮起古老的诗句。她一直记得这一句。好像是一次告别。

她不知道自己去向何处。票根上的城市名称，是一种安慰。

叶说，来我这里，让我看看你。她去买票的时候，刮很大的冷风。整个城市阴冷荒凉。她走在大风中，像一只无法收起翅膀的鸟。她突然觉得累了。她的行李包中只带了几件棉布衬衣和一本杜拉斯的传记。她无法确定自己去远方的意图。是因为寻求一次让自己心安理得的逃避吗？（她觉得对叶已无所期求）。还是因为叶在电话那端轻声地说“你是需要照顾的孩子”？

阅读是唯一的陪伴。书中写着杜拉斯的埃米莉。它使人想起漫长的海上旅行，中途不停靠的横渡和阿拉伯海孟加拉湾，贡布平原和暹罗的天空，还有不可能的爱情和无

法停止的写作。埃米莉没有思想，只有对他的爱。

再次迷糊地睡过去的时候，她的手指搭在冰凉的书页上。

她随着人群走过地道。看到出口处外面明亮的阳光，她的眼睛有微微的晕眩。叶站在阳光下，笑着凝视着她。他们一眼就把彼此相认出来。她把车票递给检票员。她看到他身上背的黑色帆布包。在上海写程序的时候，上班的时候，他都会背着这个包，因为里面要放工具书和笔。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。那个夜晚下起凉凉的雨丝。他慢条斯理地从包里拿出一把折叠伞给她看。但是后来他们没有用那把伞。他们在雨中走过整条圣诞气氛中的淮海路。她记住了他的认真。

是惟一一次见面，已经一年了。

叶把她肩上的包卸过去。他说，你瘦了。他微笑着。他自己却有些发胖。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他过着忙碌的生活；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却开始调整得悠闲舒适。他没有正式上班，偶尔给企业写写程序，晚上去夜校读书。他说，日子过得比在上海的时候舒服。

他不喜欢那个城市。

他们上了出租车。车子沿着陌生城市的宽阔街道向前飞驰。他对她说，这条环城路很漂亮。

这个城市的绿化搞得很好。路的两旁是浓密高大的树阴。她轻轻地侧过脸看阳光下的绿叶。

他说：“你累吗？”他迟疑地看着她的脸。“这一年我不知道你是否过得好。你一直不肯再和我联系，但是我们是

很好的朋友。”

出行的前一夜。远方的朋友曾打来电话。深夜的时候。他问她：“你为什么决定要出去一星期。也许只会让你自己更糟糕。”她说：“因为感觉内心的恐惧。恐惧自己会在寂静中腐烂。一点一点地，从根部开始，潮湿颓靡的腐烂。要晒晒太阳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过来看我呢？”他在电话那端说。

“不能过来看你，是因为你对我好奇。但是我需要的，却是安慰。”

她微笑。她知道他懂得她的意思。她不想见到任何对她抱有好奇和期望的人。这种感觉太疲倦。

叶不一样。他是朋友。在上海音乐学院门口，他背着他的黑色帆布包，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，不曾让她的心感觉任何起伏。这种平静的感觉，使她感觉安全。

她说：“有时候我需要的只是这些简单的东西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”。她有很多时间，她可以走得更远。

但是，她可以选择的，平静安全，却并不多。虽然都是网络上的朋友，但在喧嚣和好奇的眼光里，她把自己的心缩成小小的一片花瓣。

墙上还挂着叶给她买的圣诞礼物。那是在淮海路上的一个精致的小店铺里面，她抚摸着天使木偶的洁白翅膀。他说：“你喜欢吗？”他执意买了给她。她把它挂在墙上。很长的时间，她没有给他任何消息。她不确定自己再次的出现是否会带给他伤害。

但是她知道他会原谅她。因为原谅，所以才有肆意的自私。

车子停在他的公寓楼前面。这里是安静的住宅区。他自己住。两室一厅，不是特别大的房间。但是有干净的厨房和卫生间。客厅里放着旧的冰箱，还有一台很老的电脑。两个房间各放了一张单人床。他说：“你随便挑一张。”床上铺了散发着阳光气息的蓝白格子的床单。

她也自己住。但不是他房间里那种简单洗练的气氛。她的大卧室里总是有堆得高高的杂乱的书籍和 CD，一面墙挂满她黑白旧照片的木框子相架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陶瓷杯子、纯棉桌布和窗帘、放在窗台上的小盆绿色植物、绒布狗熊和各种木偶，当然也有电脑。

那个房间唯一缺少的是人。

她说：“自己住有没有感觉寂寞。”他说：“挺好的。看看书，上上网。如果你能多住几天就好。”

明天她就得离开这里去南京。她有两天一夜的时间停留在这里。她脱掉鞋子，在空旷的客厅里转了一下。她突然喜欢上这个房间。有个平静而认真的男人，有一段空白的生活。

他们去逛街。这并不是一个商业气氛浓郁的城市。走在大街阳光下的人群，有着懒散的表情。

比起上海的喧嚣尘烟，这样的生活是平淡悠闲的。他说：“我不清楚你为什么会喜欢上海？上海的水和空气都不好。”她说：“我只是对它有情结，虽然不知道是为什

么。”

在“百盛”下面的地铁站台，总是有行色匆匆表情冷漠的人群。他们披着一层孤独的透明外衣，像穿行在深远海面下的鱼，各行其是，脆弱无常。她喜欢看着陌生人，想象和猜测他们的思想。常常会在人群里看到一些男人，英俊的脸，冷漠的表情，温柔的嘴唇，理一个干净的平头。他们衣着时尚而精致，虽然有可能只是小格子的棉布衬衣和咔叽裤子，但大部分应该是外企的白领或者自由职业者。

她喜欢看到这些散发着自恋气息的男人。他们的心里不会有太多淳朴温暖的东西，却有淡漠的眼光和深藏的狂野激情。

只有上海，才会有这样的男人，才会有这样的男人带来的故事。因为华丽喧嚣而荒凉。

而平淡无奇的城市，是一面平静的湖水，轻轻淹没期求。

走过最繁华的大街。他们去豆浆店喝豆浆。他们闲散地聊天，有时候只是安静地看着街边的阳光和人群。聊起网上一些共同的朋友，大部分都有了变动，遍布深圳、北京、西安。生命像鸟一样迁徙。他说：“我肯定也是要再次出去。生活总是在别处。”

他们是在聊天室认识的。每一个上网的人都会有一段特别的聊天室经历，尤其是在上网的初级阶段。她几乎不再回想那段日子，在聊天室引起的纷扰喧嚣。最后她让自己像一颗水珠一样的蒸发消失，仅仅因为厌倦。嬉笑怒骂的聊天室

记忆，仿佛一段少年往事。后来 ICQ 和 IRC 取代了一切。

他说：“还记得我们在聊天室刚刚碰到的时候吗？聊了一个通宵，还有那个北京的阿吉。”

“是，CRAZY。她笑了。”

“后来你再也不来了。”

“和聊天室所有的人断掉了联系，因为想消失掉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因为厌倦吧。厌倦虚幻。”她微笑着看他。唯一的收获是有了一个朋友。

他固执地说：“可是曾经你也和我断绝过联系。”

她说：“我们都是自由的。”

她又说：“最起码现在我还会千里迢迢来看你，因为你是我在远方的朋友。”

“我并不是一个能和别人轻易做朋友的人。”

在城隍庙里，她好奇地看着电烤的羊肉串。他说：“吃过吗？”她摇头。她喜欢素食，平时几乎从不吃这一类的食物。她突然像个孩子一样地快乐起来。她摸出硬币，“我们来一串吧。”

烤得很烫的肉串，上面洒满了辣椒桂皮粉末。他们站在一边，和身边的一大堆人挤在一起，吃完了串在铁丝上的肉。这种热闹的日常生活，似乎离她很遥远。她一直过着寂静的日子，像她的手背上的一小块皮肤，纯白而素净，是没有褶皱的丝缎，可是太荒凉。

她想起一个人，一直接连不断地写批评的信给她。他写

很长很长的文字，诉说他对她的不满。

她突然觉得他付出的精力其实很多。他收集她所有的文字，研究小小的细节。平时她几乎很少回信，但是她写了几句话给他。她说：“谢谢你写了这么多的字给我。希望你是快乐的。”

如果她有相同的精力和时间必须付出，她宁愿选择去喜欢一个人。这样自己的心也会好过一些。

很多时候，感觉自己无话可说。

可是这一刻，她感觉到隐约的快乐。叶总是给她一大片自由平静的时光，想说就说，想歇就歇。

他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又张扬的男人。他说：“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”她歪着头想了一下，说：“看恐怖片。”“和我一样。”他笑，“那我们去买片子来看。”

在一大堆盗版 VCD 里面，他们挑了三张美国片子。

晚上她提议在家里做饭。她不喜欢在外面吃饭。他说：“你会太累。”她说：“不会。再叫几个朋友来，吃完饭我们打牌。”

他们去了菜市场。她已经订好菜谱、买了卷心菜、鱼、西红柿、豆腐、蘑菇、萝卜和豆子。

手里捏了一大堆东西，出来的时候，她又买了甘薯和糯米圆子。她说：“打牌以后我们可以再做水果甜羹当夜宵吃。”

天色已经黄昏。她系上围裙。两个人在厨房里忙碌。他负责洗和切。透过窗口，看到对面楼上的明亮灯火。温馨的

夜色里传来话语和饭菜香。她把火开得很大，一边做菜一边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典型的内地南方男人，都有会做家务的美德。他也不例外。他对他的感情是这样的平静，所以能够为他做一个温柔凡俗的女孩。无数次，她渴望自己能够放弃写字和漂泊，为一个男人停留下来，做这些琐碎平淡的事情。可是如果真的有能够相爱的人，却只会在疼痛中互相逃避。

心如死水，才会幸福吗？

热气腾腾的菜摆上餐桌。他邀请的一起来打牌的朋友也都到了，是三个大男孩。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他们都知道她。其中一个笑嘻嘻地说：“菜是你们那边的口味吗？”她说：“是。”她知道她的配菜风格把他们看糊涂了。比如带鱼和卷心菜用醋做出的羹，他们从没看到过。但在江南，这是冬天晚上家里常有的菜。还有豆子和西红柿一起炒，酸甜的味道比较微妙。只是他们这边喜欢浓重偏咸的口味，而她做菜向来清淡，并且从不放味精。

但大家还是很高兴。四个男人拿出白酒来喝。虽然菜吃得有些疑惑不解，但都津津有味地吃光了。

饭桌上听他们聊起彼此的工作，谈着销售、电脑。她很少和这么多人一起吃饭。男人之间豪爽直接的对话，是她喜欢的。从小她的朋友就是男人比较多，因为她喜欢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感情。

她靠在一边，带着淡淡的笑容，听着他们的谈话。

吃完饭以后，牌局开始，打的是斗地主。每打完一轮，

他们都要总结经验，彼此检讨和指责一番。

小小的游戏，打得一本正经。她一直在笑。她打不过他们，终于放弃，去厨房做水果甜羹。

苹果、香蕉、梨、橘子，都切成小块小块的，和甘薯粒、糯米圆子放在一起，再洒上鸡蛋和桂花。

也是江南的风格，很甜。然后，其中一个人又去接了女朋友来吃。

聊天的快乐气氛，一直到深夜。

“累吗？”叶看着她。她在洗碗。叶拖着厨房的地板。她摇摇头。

叶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头，“你是需要照顾和陪伴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”

他微微有些心疼地看着她，“你应该过正常的生活，不应该寂寞，不应该漂泊。”

她看着冲在碗上的清水。也许，长期寂寞而漂泊的生活，真的让她恐惧了。

“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无处可逃呢？”叶笑着看她，“他们问我你会不会嫁给我，我说我希望会。”他说：“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？”

她说：“碗放在哪里呢？”她转移开话题。

终于都打扫干净了。她冲了热水袋。冬天的寒冷总是让她无法抵挡，那是一种从身体里面涌动出来的寒冷，血液会流得很慢很慢。因为没有带常用的洗面奶出来，她在超市买了一块强生婴儿香皂。还买了一包玫瑰茶，是一小朵一小朵

晒干的玫瑰花蕾，用热水泡软以后有浓郁的清香。

他在房间里打开电脑上网。他说：“你来收信吗？”她说：“算了。”她不想碰电脑，有时候她会厌恶这个辐射强烈的机器，让她脸色苍白。可是网络已经是生命里一个部分。这个虚拟的世界，给了灵魂自由的空间。

她说：“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他看着她，“好好睡一觉。”

她走到旁边的房间，小小的干净而温暖的房间。关窗子的时候，看到异乡深夜空寂的天空，有一轮银白的月亮。风是清凉的。她扭开床头的台灯，把玫瑰茶放在旁边，然后换上睡衣，拿出杜拉斯的传记。

她关上了房门，但没有上锁。她信任他，虽然这是他的城市，他的房间，他的床。

她只看了一小段。杜拉斯说：“我作品中所有的女人，她们受到外部的侵袭，到处都被欲望穿过，弄得浑身是洞。如果有幸福的话，它总是同绝望紧密相连，同绝望和遗弃不可分离。

吞噬我吧！把我弄得变形，直至丑陋。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我请求你！今夜黑花在放荡不羁的爱情中开出来。”

书中有一张杜拉斯的照片。她光着脚，穿着凉鞋和旧牛仔褲坐在沙地上，叼着饮苏打水的麦管。

在阳光下微微闭起一只眼睛，俏皮地微笑。她说：“爱情和写作给自己寻找欲望的客体只是为了超越它。它们从不满足。”

她把自己的手指搭在书页上，凉凉的光滑的书页发出沙沙的声音。叶的房间里没有任何声音。

也许他也已经躺下了。他问她：“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？”他是认真淳朴的男人。第一次见面，她就感觉到里面的清楚界限。他让她的心平静如水。

她喜欢的男人，是地铁里陌生的英俊男人。冷漠的，遥远的，隐含了所有的想象和激情。

始终无法靠近，无法对谈，无法拥抱，就是如此。

“可是你能够选择平淡的婚姻吗？”她问自己。如果能够，就不会走得这么远。

叶是过着明亮正常的生活的男人。可是她的日子阴郁和混乱了很久。她不会带给他幸福。同样，他也无法给她激情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无需考虑。

黑暗中，她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。

每次这样的时刻，她的眼睛里就会有温暖的眼泪。

早上她醒得很早。她洗了头发，房间里弥漫着洗发水的清香。这一觉睡得非常安稳和平静，甚至摆脱了梦魇。在厨房里，她穿着宽大的棉布衬衣，开始煮粥和热牛奶。两个人的生活，最起码会想到要为另一个人做点事情。而一个人的生活，因为自由，对自己也开始漫不经心。通常，她独自的时候，她会睡得很晚，然后随便找点东西吃，打发了事，生活毫无规律。

叶也起来了。他说：“我们应该聊聊天。”

她说：“好。”她微笑地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脸。